

达拉特快讯

响沙 XIANG SHA

【乡土情怀】

小时候的院子

□郭小燕



家乡的小院背靠滨河大坝,与一条大路隔墙相望。平日里牛成群经过,春秋收农人忙,这条路也忙。
小时候村里的孩子多喜欢在院墙上玩耍,远远处无边际绿油油的庄稼田里人们终日劳作...

们眼顾虎咽中体现价值,香浓的汁液一股脑向外喷溅,吃得过瘾,笑得尽兴。仿佛除了天与地,只剩下我们,那些纯净温暖的场面。
孩子们经常灰头土脸,却没有忘记一遍遍数圈里的牛羊,全心全意地关注小羊羔的成长...

作业,夜夜的静声变成了一种陪伴。朴素的生活不会滋生华丽的语言,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更多是一种无声的体会,农人们担起那一辈子的生活...

到村里长辈老小的夸奖,一传十,十传百,乐此不疲。秋收冬藏之际,谈笑风生述丰年,从打谷场到小院堆满了粮食,是最让乡亲们流连忘返的地方...

到处是黑压压的人群。房檐下一个高高的木头杆子,上面用粗铁丝拧一种图形,与天线连接在一起接收信号。常常有人为大人抱着木头杆转来转去调整频道,所有人都静静地等待在那里...

【清浅时光】



卧龙村里有我另世今生的亲人。我大致是在还没有入学识字的时候,就已经能准确指出卧龙村这三个字了。好多次,母亲翻开漆成红色的深湖被箱,探出半个身子,从最靠靠的旧布单子里,摸出一块浆洗的有些泛黄,僵硬的白布,那一个长方形,然后坐在这个白布上,用穿好的针线把这快白布面缝好,再将它一针一线缝在一个包裹的中间位置上。
鼓鼓囊囊的包裹里,多数是农人新下来的谷米豆子、葵花子...

人间清明

□李黄霞

种美好,足以让贫乏的日子透出香来。这些散发着海腥味的包裹里,包裹着一个孩子抑制不住的期待啊,同样是里三层外三层裹裹的严实。母亲就用剪刀对缝轻剪,封口打开的一瞬间,自是一片欢呼,这些在当年的供销社里根本买不到,买不起的吃食,让山东荣成市卧龙村成了我童年最美好的向往。
七岁那年,我第一次跟随父母辗转颠簸,踏上了山东的土地。之前常常憧憬的卧龙村,终于在千里之外与我相遇。一个灵秀精致的村落,青山环绕,得天垂怜,是一方别样的存在。
我们选择农闲后的冬天出行。北方早已结冰的沟渠小河,在万顷荒凉中也已静止不动,光滑的冰面在阳光下熠熠闪光。奔跑时,我却在这里遇到了生命的另一种流淌。
那一段日子,我每天数次到海边去,与上岸的每一朵宛如白莲的浪花嬉戏,捡拾各种天然馈赠的礼物,我甚至可以独自站在海滩上,极目远望无边无际的大海。多美啊,海面平静安逸,波澜不惊,与我面面相觑不知厌倦。到了黄昏时分,镀金的太阳照在海上,几缕微风拂过,碎玉一样的波纹就争先恐后向我推来。而我,仍然痴痴的等待,屏息倾听听着海面的呼吸,远处偶尔划过去的一道长长的波浪,礁石旁隐隐约约的巨大声响,都让我内心既欢喜又怕——也许,那一条穿村而过的青龙,就隐藏在那一派谧静里,或游动在那一派一送的不安里!
我把脚印几乎都印刻在这片海滩上。我与这片海岸未半生,却在内心与之相知甚深,小小的我日日行走在一片壮阔中,形单影只如浪花一般在。我与大海,我与卧龙村,我与一个个操着浓烈的胶东半岛口音的乡亲们之间,融洽地地摊天然,一阵丝合卷,毫无生分之感,飘着清香的荷叶馒头随着在竹编的箩筐里,白胖似蟹,满溢盛放的扇贝只是淡淡盐渍,撒一把在热腾腾的面条里就是一顿美食;肉质鲜美的鲅鱼饺子被妈妈捏出各种形状排列成行,争相蹦蹦跳跳的锅里;两车运送的新鲜海菜,带着长长的尾巴从海沟路下,留下一条条胖胖的煎蛋...

在这一片土地上留下了清晰的记号。此后,时缓时急的浪花,时远时近的渔火,时动时静的海面,那一隅风中飘扬的船窗茅屋,那与生俱来的乡音,那开满整个夏天的石榴花、紫薇花,连同父母打头结了的又青、青了的又枯的草,早已在血波中浸泡,在心头生根。
每天早上,我一定会在早亮的清晨醒来。不论前一晚睡到多晚,大人们早已在院子里聊天、忙活,似乎从不疲倦。晨曦里,名字被称为“李世发”的我本家师父,带着他的儿子跟随着渔船从海上风尘仆仆归来了。这个海的少年,从一出生就理所当然并且无比幸福地皈依了这片海,父子俩承包了两艘渔船,年复一年地在岁月里打捞一片茫茫大海里。
丰腴也罢,清瘦也罢,出走也罢,归来也罢。一方水土的根脉,总在属于自己的一方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时光如流,岁月结茧。此后多年,我已在异乡成长为了一颗绽放开放的紫薇花,清风拂摆,花瓣儿如呵护着纤细娇嫩的花蕊。那无数根茎,就是一朵绽放的精神所在。无数个日夜,少年已长,波澜不惊,唯见海水日复一日打磨着礁石的棱角,与这一片土地上的人们一样,任劳任怨,素心安然。
我仍然记挂着这一片海,就像他那样记挂着我。站在海边,我无声,她无语。空灵与沉默就是最好的对话,我们之间,只需静默以对,我无需一颗远方归来的游子最虔诚的心感受这一片海,用最温柔的目光细细打量这一片细腻时光,足以及。
潮起潮落,击打着人间春秋。
我的卧龙村的乡亲们,一边瓜熟蒂落地生长着,一边隐身不见随日月升降遁入泥土。故人逝去,流水般经过的都是陌生而崭新的面孔。村东几十米的山头,纤纤弱草早已呜呼参差,山路蜿蜒,被风刃修剪修剪剪剪愈发旺盛,山的最高峰处,挨挨挤挤的人们眼目远望,一览胜景。
山脚下的一片偏僻之所,即是父亲心头另一片记忆。我的爷爷奶奶早已长眠于此,一抔草木,静守着一处隆起。爷爷光秃,奶奶领着年方十七岁的父亲外出逃荒,掩面流泪,暂时背弃了这一片大海,在他乡燃起一缕人间烟火。奶奶去世,父亲将奶奶送回田庄,送回大海她埋骨的地方田庄,同时吧也把自己此生的牵念送回卧龙村的阡陌纵横之间。
千里之外,燕去燕来,母亲也离开了人间,父亲于是在一夜之间也长眠去了。老去的岁月里雨雪霏霏,情深怀死,沟壑之间,盛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追念。
清明,就成了父亲绕不过去的悲

“为什么叫卧龙村呢?”我问。
“因为村子旁边就是大海,海里藏着蛟龙,据老人们说,曾经就有一条龙从成虫山上来,越过村子飞进海面的大海里,这以后,人们就给村子起了名卧龙村。”父亲面色红润,雄壮年轻,正是正当年的岁数。说这话的时候,他特意把舌卷卷一卷,算是借机温习一下山东老家的口音。
这种略显生硬笨拙的口音我是熟悉的。地尽场光,瓜落穗黄的农闲时刻,父亲总会把挂在墙上的把旧了的二胡取下来,吱吱扭扭调谐一番。那是父亲师爷后,全家人围着他为他购买的二胡,远远地听着,路上,即使饥肠辘辘,步履蹒跚,他也不得不放弃。我们姊妹几个早已围坐在父亲身边,等着他一边拉着二胡一边教我们唱歌。《牡丹花红艳艳》(沂蒙山小调),一首一首唱下去,直到月上灯明,风风瑟瑟。
更多时候,父亲会搜索着家乡的记忆,拍着桌子打着节奏反复给我们一段一段唱着他能熟练的快书段子。
“当哩个当,当哩个当,当哩个当哩个当!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好武艺双当!”
这一段《武松打虎》的经典段子,往往往出抽出来,这个时候,屋子里的气氛早就被之前的小段子烘托起来,那乡音乡音,端着茶碗的,端着鞋底的,喷吐着旱烟的,端着筐子的,就都凑到院子里来,更有人操起了脸盆拿起了板子,家伙什儿一应俱全,场面就更热闹了。
父亲的记忆极好,好多句的唱词基本一句不错,他这时已不再需要亲自打板,就解放了双手,释放了表情,开始了最精彩的表演。一会儿张牙舞爪做老虎,一会儿威风凛凛耍虎,期间还时时转变成声嘶力竭,人声虎声。敲锣的砰砰切切闯入佳境,打板的汗流满面直到手酸腕疼。这时候,父亲就完全操着一口地道的山东口音了。人们哄笑着,也模仿着,小声明唱得,也大齐唱得。进入高潮部分,某一个段子就不得不再来第二遍,第三遍,直到空灵世界里所有声音都融进来,鸟语兽言,甚至连院子的牛羊鸡鸭也纷纷跟着哼哼起来。这种背井离乡的语言,终于在千里之外的农家之夜夜油丰满,甚至膨胀起来。
春天去,我们也总会收到来自卧龙村的包裹,晒得金灿灿的地瓜干,颗颗饱满的干菜,各种鱼干,海带.....说到远方的包裹,对于我们一家来说那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喜事,跟着父亲抱着沉重的包裹回家,与路过的每一个鄙人寒暄道贺,是值得炫耀与骄傲的。远方有亲,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这

【诗情岁月】

回故乡

□白明翰

故乡的山山水水 只适合闲走 不便手车行
当你涉水过溪 能听到浪漫童话 和卵石对唱的清幽
当你脚踏在篱芭 看到满院吟唱 洒过洒地的清辉
当你脚踏在台上 葳蕤阵阵声息 还有时对蝴蝶尾随
当你跋涉沉重桥头 孤雁划破圆月之前 孤鸟鸣语已把乡愁引爆
在故乡
在故乡的山山水水 犹能日去去古语营造的氛围
随便走到哪儿脚下 都能踩住(诗经)里那些 小雅和采芣的草
嗅到村东酒肆飘出的醇香
葳蕤苍苍,白露为霜 刚刚登上堤岸岸的危楼 又被宋词的诗词风流迷住了眼
波光潋滟中 模糊了爱情的倩影
只有在故乡 你才能感知 石缝间那些古老植物的盎然
这些红花和绿叶更 飞鸟自白 自语的窃语 转出繁体字的简化
我知道 在故乡 还没有成为故乡的时候 在那满街卵石和甲冑的河床上 就有诗韵们聚集 随着月光流淌